



伴随时间的 流程

罗贝托·阿利法诺诗选

[阿根廷] 罗贝托·阿利法诺 著
赵振江等 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

QI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半
随时间的

流程

罗贝托·阿利法诺诗选

〔阿根廷〕罗贝托·阿利法诺 著 赵振江等 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
QI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伴随时间的流程/(阿根廷)阿利法诺著;赵振江
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2.6
ISBN 978-7-225-04209-1
I.①伴… II.①阿… ②赵… III.①诗集—阿根廷
—现代 IV.①I783.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31668 号

伴随时间的流程

——罗贝托·阿利法诺诗选

[阿根廷]罗贝托·阿利法诺 著

赵振江等 译

出版人 樊原成

责任编辑 王绍玉 梁丽丽

装帧设计 薛建华

责任印制 巢世武 陆玉梅

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编:810001 电话:(0971)6143426(总编室)

发行热线 (0971)6143516/61377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青海日报社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00 千

插 页 2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225-04209-1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时间的流程

——致罗贝托·阿利法诺

曾有过这样的经历
当我见火焰渐渐熄灭的时候
只有更浓重的黑暗
天以第一意识深渊里的海水
我有一个小小的发现
时间只呈现在空白里
否则我们必遭目睹
影子如何在变长，太阳的光线
被铸成金币，在这个世界上
尽管无数的人都已经死亡
但这块闪光的金属却还活着
其实这并不能证明一个事实
它就能永远地存活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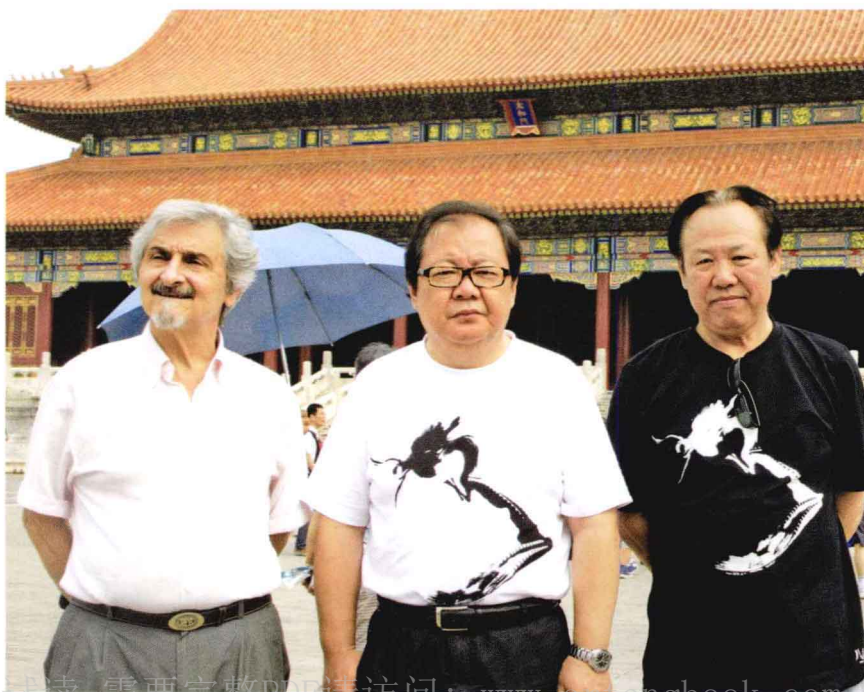
吉狄马加 2012.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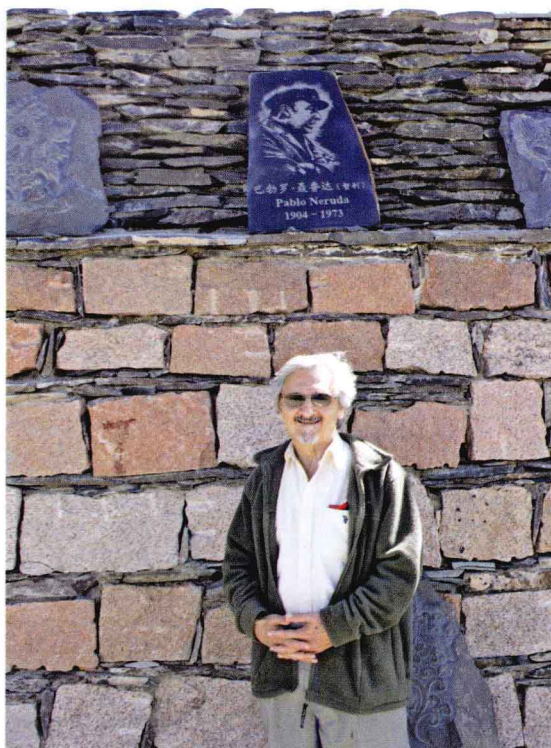
罗贝托·阿利法诺在第三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高峰论坛上

江教授在故宫

罗贝托·阿利法诺、诗人吉狄马加、译者赵振



罗贝托·阿利法诺在青海湖诗歌墙前



罗贝托·阿利法诺在青海湖畔





罗贝托·阿利法诺在青海湖诗歌广场

罗贝托·阿利法诺与译者赵振江教授等人畅谈



前 言

罗贝托·阿利法诺(Roberto Alifano, 1943 年生)先生是阿根廷作家协会文化秘书(相当于副主席), 阿根廷诗歌学会副会长。他曾荣获阿根廷诗歌基金会荣誉大奖(1997)、智利艺术批评奖(2003)、智利聂鲁达诗歌创作奖(2003)。他是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意大利西拉库萨大学、美国新奥尔良图兰大学的名誉教授, 墨西哥文化学院注册院士(2007)。他的诗作有《梦与行者》(1967)、《未成书之诗》(1969)、《无限的明镜》(1973)、《靠近的脚步》(1975)、《厚重的涂抹》(1970)、《俳句与短歌》(1979)、《梦之梦》(1981)、《定数》(1987)、《忘记了自己影子的地方》(1992)、《忆友人》(1997)、《这条冬天的河》(1998)、《阿利法诺诗选》(2004)、《月亮的守护者》(2005)、《美妙爱情之歌》(2006)和《顶风与逆潮》(2009)等。他的其他作品有《与博尔赫斯的对话》、《博尔赫斯口述传略》(1987 年出版, 1988 年获西班牙评论奖)、《神秘的莎士比亚》、《博尔赫斯与〈神曲〉》和《博尔赫斯的幽默》(1996)等。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语言。此外, 他还与阿根廷、智利、委内瑞拉、西班牙、法国、意大利以及美国(纽约《时代》周刊)的多家刊物合作。自 1988 年以来, 他一直任《船头》(Proa)杂志主编。该刊物是博尔赫斯于 1922 年创办的。

关于阿利法诺的诗歌, 我没有深入的研究, 不能妄加

评论。只想引用几位西班牙语美洲诗人的话，供大家参考。

聂鲁达在谈到阿利法诺的诗歌时说：“阿利法诺是一位从不放弃歌唱的诗人，是我们的时代应当关注的成熟的青年诗人。他的诗像春雨一样透明。他具有普遍性和吸引力，是在夜晚和寂静中从不停歇的旅行者。”

博尔赫斯在谈到他时说：“和阿利法诺的友谊是我最好的人生经历之一。不过有一个阿利法诺诗人，一个阿利法诺作家。在语无伦次的伪时尚用无法抑制而又自以为是的喋喋不休污染文坛的今天，阿利法诺有勇气提倡纯洁的抒情，其形式和神秘最具原创性。”

墨西哥著名作家胡安·何塞·阿雷奥拉（Juan José Arreola, 1918-2001）说：“形式和激情是阿利法诺诗歌的实质所在，因此他是古典的。面对生命的神秘，他感到惊奇，他接近痛苦，甚于智慧，他思考的风格——尽管有时有戏剧性——使其每首诗都成为寓言。”

委内瑞拉诗人、小说家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Miguel Otero Silva）说：“在我们美洲只有为数不多的抒情诗人具有阿利法诺的水平。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安东尼奥·马查多、恩里克·班奇、卡洛斯·马特洛纳蒂和博尔赫斯都对他产生了影响。他的诗歌，纯洁的激情，总是浪漫的，且形式美丽，给我以不断的欢乐和持续的惊喜。”

阿根廷作家马可·德内维（Marco Denevi, 1922-1998）说：“阿利法诺，何等的幸福！在那么多石头的诗歌中，他的诗是水晶般的诗歌。在那么多难以消化的鸡尾酒中，他的可以饮用的诗像纯洁的水一样。在那么多毫无味道的调味汁里，他美好的诗像面包一样。”

另一位委内瑞拉诗人兼文学评论家胡安·里斯卡诺 (Juan Liscano, 1915-2001) 说：“我认识阿利法诺很久了。无论作为朋友还是诗人，我都喜欢他。他总是艺术家，他的友谊同样具有诗的形式。”

我和罗贝托·阿利法诺先生素昧平生，是 2011 年的第三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使我们成了好朋友。作为诗歌节组委会成员，我负责邀请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诗人。阿根廷是拉丁美洲的文学大国，理应在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上占一席之地，但当时尚未找到理想的人选。于是，我向朋友们征求意见。朋友们向我推荐了他。我在网上一查，立即下定决心：一定要请他来参加青海湖国际诗歌节。这不仅因为他的诗歌成就斐然，更因为他的人生经历令人肃然起敬：他曾长时间在聂鲁达身边工作；1973 年 9 月 11 日智利的军事政变后不久，他因参加聂鲁达的葬礼遭军政府逮捕并被驱逐出境。从 1974 年至 1985 年，他又和博尔赫斯一起工作，参与这位阿根廷伟大作家的创作和翻译，并为他做笔录。

阿利法诺接到邀请信后，虽然很高兴，但直至来华前几天还犹豫不决，一是担心自己年事已高、旅途太长，怕吃不消，二是担心自己英文水平不高、中文一句不会，怕有麻烦。打消他第一个顾虑的最好方法就是“倚老卖老”：我比你还大三岁呢，我去南美都不发怵，你怕什么呢！为了打消他的第二个顾虑，我一再向他担保：你一到北京机场，就会有人把你接到宾馆；然后我会叫学西班牙语的学生陪你，保证不会有任何问题。他终于下定了决心。无论在西宁还是在北京，他都过得很愉快。他回国后写的文

章——《伟大的诗歌节》就是证明。

阿利法诺的到来，将青海湖国际诗歌节、阿根廷作家协会、阿根廷驻华使馆和北京塞万提斯学院联系在一起，促进了它们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合作的第一个意向：为了纪念中国和阿根廷建交四十周年，2012年要在北京举办“聂鲁达与博尔赫斯——一条秘密的文学之路”的展览和讲座；与此相对应的是，要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中国著名诗人和书法家书写毛泽东诗词”的书法展和“大美青海”摄影展。当然，这本诗集的翻译和出版也是中阿两国文化交流的成果之一。

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在八月举行。九、十月间，我应邀去秘鲁和智利讲学。阿利法诺知道后，便邀请我顺路去阿根廷作讲座。在阿根廷，接待我的是阿根廷作家协会和《船头》(Proa)出版社。两个单位在同一个地方：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阿著名诗人和小说家)故居。阿利法诺是《船头》杂志的主编。在一个几千万人口的国家，这本文学杂志能发行到两万册，难能可贵。我不过是个阿根廷民族史诗《马丁·菲耶罗》的译者，居然有六十多位作家、诗人和学者全神贯注地听我的讲座，这着实令人感动。讲座之后，阿根廷作协主席为我颁发了荣誉奖牌。在为我颁发奖牌时，《船头》出版社社长奥斯瓦尔多·坦波拉(Osvaldo Tamborra)送给我两本中文版的《马丁·菲耶罗》，并说：“这是我们出版社，为了这次颁奖，专门为你印的，只用了四十八小时。”我一直以为拉美朋友做事不讲效率，不大认真，但这些朋友并非如此，他们的办事效率令人钦佩。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逗留了五天，从头至尾，罗贝托和奥斯瓦尔多轮流陪

同我参观访问，一直到我离开。离开的那天，罗贝托非常着急：由于智利火山爆发，我们的航班被取消了；如果不能按时飞到马德里转机，从马德里回北京的机票将作废。经多方交涉，终于找到一班欧洲航空公司飞马德里的班机。一直到我们登机，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去。正如委内瑞拉诗人里斯卡诺所说，“无论作为朋友还是诗人”，阿利法诺都是可钦可敬可效法的。

本书的出版要感谢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诗人吉狄马加先生和青海人民出版社的朋友们。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本书的出版是不可能的。还要感谢北京大学西班牙文系的三位研究生，她们利用假期，和我一起翻译了这些诗作。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不如人意处在所难免，衷心希望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愿中阿两国人民的友谊之花永远盛开。

赵振江

壬辰龙年正月初五

2012年1月27日

诗歌与诗人(代序)

无论哪种语言的诗歌，都是神奇、神秘和无法解说的，但并非不可理解。如同孔雀闪亮的羽翎一样，诗歌能以寥寥数语表达诸多意味，因为，诗歌就是个人化的现实，也是灵魂最私密的表达。诗歌语言让它的读者感受并且感动着，如果读者感受不到那个神奇而又神秘的诗歌现实，那诗人可能就失败了；当然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读者失败了。并且后者更为常见。

什么是诗歌？是对精选词汇的一场排序吗？严格规则下写就的文字？一场文字游戏？

语言是构筑诗歌的工具，但仅凭语言作不了诗。在诗歌的世界中，灵魂主宰着一切。能让我们欢愉、让我们激情四射的文字，必然蕴含诗性。如果我们的心灵感受不到那样的欢愉和激情，那即便比喻精雅，表达有力，音韵天成，所有的文字与技巧依然无法成诗。

那如何定义诗歌呢？它是如此私密，如此特别。当我们努力想去定义它时，却根本找不到贴切的语言。

如何去定义黄昏？定义失去挚友的伤痛？定义爱情？或者秋日落叶？如何去定义事物的本质？

柏拉图对诗人们并不友好，还将他们逐出了共和国，却将诗歌称为“悦人、有翅膀，并且神圣”的事物。柏拉

图无心定义诗歌，但他具有诗性的话语，却成为了诗歌的最佳定义。

我的同胞、文学大师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对于西方诗歌有着异常优美的定义。在《墙与书》一文中，他说：“美学，就是对不曾显露过的存在的靠近。”

无论是暮色、黎明，还是时间的脸孔，又或者孩子的纯真笑容，都通过诗歌向我们展示某种心灵的感受，那是诗情舞动的背景。

然而，诗歌的逻辑又是什么？诗歌有逻辑吗？

我们可以通过与散文的比较来进一步了解诗歌（尽管罗贝托·路易斯·史蒂文森^①早已理由充足地断言“散文是比诗歌更为复杂的文字形式”）。散文传递给每位读者的信息都是一致的，而诗歌在面对不同读者时，则千人千味。读者在阅读诗歌时，都必须努力贴近诗歌的天性，浸入诗歌，从而发现和体验诗歌对于每个不同个体的不同内涵。这种诗歌体验对于每位读者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

唐朝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诗歌，能像唐诗一样，对自然的描绘那样“润物细无声”，却又精准入骨。明月、春花、细雨，以及其他一些细节，甚至都不需要人类的登场，这些自然景物就能构筑起唐诗无可比拟的美。王维、李白、杜甫和白居易，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①罗贝托·路易斯·史蒂文森，英国浪漫主义代表作家之一。代表作品有《沃尔特·斯科特爵士》、《金银岛》等。早期他到处游历，为其创作积累了资源。到了20世纪中期，评论家对其作品进行了新的评价，开始审视史蒂文森并且将他的作品放入西方经典中，将他列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还有一例相似：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比喻自诗歌诞生之日起，就与其一路相伴，早已是诗歌的一部分，承载着诗歌神奇、神秘而又绵绵不绝的精神内核。时间与长河、死亡与沉睡、星辰与眼睛、鲜花与女子……都是诗人笔下常见的比喻。

西方诗歌，当它是一首真正的诗歌时，同东方诗歌在内涵精髓上并没有太多差别。我想起了美国女诗人艾米莉·迪金森^①的话：精准的语言要传递的，是不曾期待过的情感。迪金森在一首诗中写道：

这抔沉寂的灰烬属于曾经的女士们和先生们……

这句诗看似平常，逝者的骨灰也很普通，高潮在于“女士们和先生们”。如果迪金森写的是“男人和女人”，那此句就韵味尽失。“女士们和先生们”传神地表达出了对生命与时光的复杂情绪。

智利诗人维森特·维多夫罗写过一首关于诗歌艺术的

^① 艾米莉·迪金森（1830-1886），美国诗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阿莫斯特（Amherst）。据称，她是美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她珠辉玉丽般的独特诗句，凝聚着深厚的情感和创造性的智慧，并以此独立于19世纪美国文学的主流之外。

诗：

愿诗歌变成一把钥匙
打开千万扇门上的锁。
一片树叶坠落，一个物体飞过；
眼见得一切都是创造，
听者的灵魂位置倾倒。

创造新的世界，推敲你的辞藻，
形容词，没有生命力就抹掉。
我们处在神经的天空。
肌肉犹如记忆
悬挂在博物馆中；
然而我们并不因此而乏力：
真正的力气
在头脑里。
诗人啊，何必将玫瑰歌唱！
让它在诗中开放；
阳光下的万物
都只为我们生长发育。

诗人是一个小小的上帝。^①

英国诗人柯尔律治认为，人类不是天生的亚里士多德派，就是天生的柏拉图派。对亚里士多德派来说，个体是唯一的真理，时间与历史都被囊括其中；对柏拉图派来说，

^①引自《拉丁美洲诗选》(云南人民出版社,赵振江编译)。

在多变的表象下，蕴含着诸多恒定的内容。带着些许虚荣，我斗胆让自己皈依在先贤的思想中。我总是将先人先事放到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去品评，努力超越这些曾经最热烈的存在。我钟情书本，热爱阅读，并且敢于创作，特别是诗歌——这个在 21 世纪被日益忽视的文学种类。

今日，是由我们所有人的昨天构筑的。历史，不仅仅是一曲英雄颂歌，更不仅仅是冰冷的博物馆，而是时间织就的秘密陷阱，是我们所有人都无法逃脱的宿命与必然。

内心深处，我感觉自己首先是一个诗人。我更倾向于通过感情，而不是逻辑去认知事物。当然，所有的情感也不乏其自身逻辑。而生命中最令我感到骄傲的则是，和同胞们一样，我是为了朋友而活的人，与诸多同道友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为拥有他们而四处夸耀。20 世纪诗歌史上有两位巨人，他们是聂鲁达和博尔赫斯。我在阅读了他们的作品并被其折服之后，有幸成为了他们的朋友。套用柯尔律治的理论，我眼中的自己，既是亚里士多德派，又是柏拉图派。

诗歌万岁！雷昂·菲利普说过，诗歌是将人民凝聚在一起的武器，而政客们热衷的，则是千方百计让老百姓们隔阂起来。

罗贝托·阿利法诺
布宜诺斯艾利斯，2011 年夏
(程弋洋 译)